朱子學歸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學歸

(三)

鄭端輯

朱子學歸卷十八

刑罰

朱子曰。介甫言律是八分書。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

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非譏之也。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荆、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律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意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爲輕刑設。春秋肆大眚。則過誤之大。入於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爲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卽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以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

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唯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衝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荊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爲冤。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

舜典象刑說○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

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荆、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唯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

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眞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

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游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並記之。以俟來者。

朱子學歸卷十九

井田

朱子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唯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挍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修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彫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採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

經界之法當時舉行人亦驚恐扇搖眩惑怨謗紛然及至打量田土攢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之久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狹闊產錢重輕條理粲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戶不至偏受苦楚至

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爲利而不以爲害經界之法當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逐都四至之內圍徑幾里（東至西幾里南至北幾里）約計田園大概頃畝（大概約度未要的實細數）具狀申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攢造並委甲頭管幹其見役保正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即依舊只管煙火不預經界事務

打量紐算置立土封椿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砧基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千式樣見已講究見得次第旦夕當行鏤版散下諸縣庶幾將來經界大小甲頭等人各通曉免至臨時顧募他人重有所費

朝廷推行經界本爲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即無增添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爲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算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卻令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陰譴不須如此計較生事沮撓良法

井田類說○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

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惟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常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幷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班志作亡）望相接（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而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六字係班志顏注）賦謂計口發財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效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並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瓌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

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爲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修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九年以下。並以班志修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班志並作終字。）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

匹牛三頭四邱爲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與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連帥以下並依班志）

開阡陌辨○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

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力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幷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旣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

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朱子學歸卷二十

荒政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

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

今歲之旱。其勢甚廣。竊思今日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修闕政。曰除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詞者。郡守察其縣令。皆以名聞。）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仍許下流諸路州軍具奏。重行責罰。）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

今日救荒恤民之急。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捐逋租。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各展一月。具以條目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糴販。稍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蕎麥、蔓菁、蔬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本。收

成之後。抵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爲災傷甚處乃行之。想亦不至甚多也。

旱暵之歲。朝廷檢放秋苗。成法具在。而上中等戶無不力陳。必求其放免而後已。縱使官吏有弊。亦須及半下戶無力陳告。憚於所費。故皆不投帳。守令慮不及此。則有帳者次第減放。無帳者多至全催。糧食之儲。既絕望於其前。追租之吏。又驅迫於其後。回視屋宇、器皿、布帛。不可食者。皆不可售。進退皇皇。朝暮不能相保。今若不待投陳檢視。凡下等之苗。先此全免放。則見存者。其志益堅而已逃者。各思反其鄉里矣。

旱歉州縣。合差官偏往鄉村檢視。每見差出官員。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需索。搔動村落。以納圖册爲名。不論人戶高低。每畝科配頃畝頭牲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校。反將訴荒人戶。非理監繫。勒令服熟。殊失救荒恤民之意。今斟酌每官一員。止得帶廳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本州縣計日給錢米。各自齎行。並不許分毫搔擾。保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如有違戾。許人戶陳訴。追治施行。照得合賑糶人戶。並不見聲說。見住地名去處。恐有漏落增添情弊。難以稽考。合行下逐縣。將逐都場畫地圖。畫出山川水陸路徑。人戶住止去處。數內不合賑糶人戶。用紅筆圈欄。合賑糶人戶。用青筆圈欄。合賑濟人戶。黃筆圈欄。逐一仔細填寫姓名大小口數。令本都保正長等參考詣實繳申切待差官點摘管實。

一差寄居見任官三十五員。前去各縣監轄賑濟。及要各縣當職官分場巡察。不得容令隨行人。幷保正長作弊。幷監轄糶官。每月支見任官食錢二貫文。米六斗。寄居官錢三貫。米一石。幷逐場差撥人吏。共三

十五名。每月支食錢一貫五百文。米三斗。

一印給賑糶戶歷頭。幷賑濟人口牌面。發下三縣交管。於賑糶賑濟前一月。出榜曉示人戶。定某日前來本場。請領歷頭牌子。出榜後半月。委各場監官。就本場當官審實。依總簿內千字文號。批鑿牌歷。給付人戶。附簿交領。

一見置場賑糶米穀。合於賑糶賑濟前十日。勒逐都保正。將置場處。用棘刺夾截作兩門。兩重極小。只通一人來往。外門之內。裏門之外。須極寬。可容一場賑糶賑濟人。門外之側。爲一窗。後夾截交錢位子一間。依使軍立去樣式。告示保正夾截。

契勘賑糶賑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官及合干人監轄外。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外及裏門外。各依先後資次。排定都分。上戶坐處。（近都先交錢。後請米。遠都後交錢。先請米。）至日天未明。監官入場。隅官入交錢位子。（隨行人。非有號。不得入門。）保正大保長。各將旗號。引本都保下輪糶濟人。赴場外門。依資次旗下座定。以監官逐隊叫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長以旗先行。賑濟人戶。以次詣窗前呈牌。隅官以入門印印其左手訖。撥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以次請米訖。監官用支米訖印。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溼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次引賑糶人戶。詣窗交錢。（上戶米錢。自行交外。更不附歷。常平米錢。縣司差人吏。當廳交納。）交訖用紅印。於歷內本日合糶米數下之右。如錢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糶之數。卻付人戶。以入門印。印其左手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糶人。以次糶米訖。監官用糶米訖青印。印其歷內交錢印之左。仍用溼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一保畢。又

引一保如前。賑糶人戶逐都各置絹旗一面。止用小絹一幅。約長二尺。各書第幾都字。逐保各置小旗一面。或絹或綾從便。各書第幾都第幾保字。逐場都各各異色。保各如其都之色。

總簿式〇使軍今給總簿一面。付某縣某場。照給賑糶歷頭賑濟牌子。仰照此字號。批鑿牌歷。對填米數。給付人戶。今就此簿交領。逐次糶濟訖。用支訖印於本日窠眼內。其糶不足者。實填所糶米數。候結局日繳申。

年　月　日給。

天字　牌歷　某都某保某人。逐次請糶米若干訖。姓名押。

賑糶歷頭樣〇使軍所給歷頭。卽不得質當及借賣與不係今賑糶之人。如覺察得。或外人陳告。其與者受者。並定行斷罪。今給歷付　縣　鄉　都人戶。　大人　口。小兒　口。每五日齋錢赴　收糶。如糶米。大人一升。小兒半升。如糶穀。大人二升。小兒一升。並五日幷給。

右給歷頭照會。

年　月　日給。

牌面印紙式〇某縣某鄉第　都人戶。

五日一次赴場請賑濟米。

每五日一次賑糶。切慮其間。尙有人戶不能措辦五日錢。一頓收糴。合續添賑糶歷一本。立式行下三縣。關報逐場。如有人戶願自赴場收糶米斛者。卽仰齋元立歷頭。赴巡察官。粘連印押。付人戶逐日收糴。

賑濟孤老殘疾等人。若依每月作六次支給。又恐冬寒。趁日分赴場請米。不及孤老殘疾等人。所請米次數。可改作每月初一日十六日作兩次預行支給。庶幾不至失所。

糴過米式○某處賑糴場今具某月某日糴過米數下項一本場本日合糴人戶計若干共糴米若干大人若干合糴若干小兒若干合糴若干

一本日實到糴米人戶若干共糴過上戶某人米若干如是糴官米即說官米大人若干糴過米若干小兒若干糴過米若干

一比合糴米數不到人戶若干少糴米若干大人若干合糴米若干小兒若干合糴米若干

右謹具申　聞

建甯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禽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

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繈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眞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財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玶。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幷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鎭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鎖。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罹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彌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

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倣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社倉事目○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卽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卽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淸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不闕。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卽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

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此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卽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官桶官斗。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拶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卽開兩倉。有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斗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敖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歷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卽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爲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卽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斗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歷。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

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十日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牆。幷買蓁薦。修補倉廒。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士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列。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卽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卽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奏劄節略○有願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士居官員。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卽送元米還官。卻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

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

答劉韜仲曰。社倉條目。適平父攜以見過。已商量一一奉報矣。大體最是關防隨行人減剋乞覓之弊。此爲最急。向來某在倉中專治此一事。其他亦無甚事也。

社倉發斂之政。世俗不能不以爲疑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急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甯之境。其陋多阻。而俗尤勁悍。小遇饑饉。輒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紹興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廒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卽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納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粃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凜凜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

仲之賢。卽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劄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多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念昔元履旣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訾警。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幷書之。以視後人。

始予居建安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余記。余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

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幷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余之所身試者故幷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與曳驅馳暴露飢渴而轉於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耶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甯、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卹疾病癃老之人

淛東大饑命先生提舉常平茶鹽先生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學校

朱子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序庠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有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觀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禮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

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

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徧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唯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

周禮三德說○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已）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

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

學校貢舉私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甯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

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尙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遽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

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偸。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主司不唯不知其謬。乃反以爲

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令應舉人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聞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翦經文巧爲餖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翦如有故違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今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辨析以求至當之

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甯以來。此法浸壞。師生相視。漠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

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教化

朱子曰。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〇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絛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袵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汚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汚。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濯。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用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溼。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着短便。愛護勿使損汚。　凡日中所着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即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〇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鬨。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

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嘿。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卻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涓潔第三〇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諸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瘡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〇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册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册。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册須要愛護。不可損汚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汙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揩着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

不可潦草。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雜細事宜第五〇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鬨鬪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言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妄。凡開門揭簾。必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飲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正拱手疾趨而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於案。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概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跋程董二先生學則〇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其日昧爽。直日一人至。擊板。始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皆着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堂。諸生以次環立。再

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會講、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褙子。

居處必恭。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諠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麤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耽酒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歸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必正心肅容謹記。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勿潦草。勿欹傾。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逐日直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箒掃去塵埃。以巾抆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穢汙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年長倍者以父。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板。諸生始具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游藝以適性。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具。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衆棄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己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有方。庶乎其近矣。
跋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增損呂氏鄉約○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

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己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卽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

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博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求者。不能安貧。非道營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〇一本作二十歲。

造請拜揖凡三條　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卽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已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惟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褙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

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而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放此

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用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使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皆放此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　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簿則不必書揭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別敍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桌子於兩楹間置大杯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桌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桌西東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桌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桌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

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

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　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

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賻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

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爲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

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則賙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解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旅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閑處。先以長少序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是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

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唯以約唯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此拜長者。拜時。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鬼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期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能養其弟。弟敬。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者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財穀。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

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爭相奪。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掌。則爲禮義之俗矣。

勸諭榜〇一勸諭保伍。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顯著。卽當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依法究治。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切禁止鬬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併行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爲。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鬬供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嘆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則不待媒娉。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斯。宜急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況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卽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禮。務在克己利人。又況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陵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攢寄寺院。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脅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爲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婚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爲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爲名。斂掠錢物。裝弄傀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尙敢干犯。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勸女道還俗〇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修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爲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修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爲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持綱紀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彝倫得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惑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既盛。情竇日開。中雖悔於出家。外又慚於還俗。於是不婚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爲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爲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豈

若使其年齒尙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娉。從便婚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尊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汚俗。豈不美哉。

勸農文○今以中春之月。祇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父兄其強食自愛。謹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救卹災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而勿爲飮博遊惰。爭鬬論訟。一切非理違法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詩教

朱子曰。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而有言云。○神心洞元鑒。好惡審薰蕕。云何反自誑。閔默還包羞。今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昱彼重泉幽。明來自茲始。羣陰邈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軫。

仁術○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眞。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奉酬敬夫贈言、並以爲別。○我昔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甯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然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杜門○杜門守貞操。養素安沖漠。寂寂閟林園。心空境無作。細雨被新筠。微風動幽籜。聊成五字句。吟罷山花落。浩然與誰期。放情遺所託。

教思堂作示諸同志○吏局了無事橫舍終日閑庭樹秋風至涼氣滿窗間高閣富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慳詠歸同與點坐忘庶希顏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

病中呈諸友○窮居值穢晦抱疾獨齋居行稀草生徑一雨復旬餘交親各所營曠若音塵疎始悟端居樂復理北窗書讀誦興已闌起坐方躊躇綠樹滿空庭策策涼飆初良時不復停煩客未云祛還思對君子日夕伫軒車

齋居感興二十首○余讀陳子昂感寓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犧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神光燭九垓元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朵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元聖作春秋哀

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祠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濱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燄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味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還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奭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元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程子晚居龍門之南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

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偸生距能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淩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敍既昭陳。人文亦褒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淸溫。彼哉夸毗子。呫嗶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卜居〇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村墟近。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茆茨十數家。淸川可行舟。風俗頗淳朴。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巓。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卽共懽。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述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天○氣體蒼然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爲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

鬼神○鬼神卽物以爲名。屈則無形伸有形。一屈一伸端莫測。可窺二五運無停。

命○妙合之機不暫停。自然氣化與流形。原於妙合名爲命。卽此而思得性靈。　靜思二五生人物。新者如源舊者流。流自東之源不息。始終聚散卽斯求。

性○謂之性者無他義。只是蒼天命理名。論性固當惟論理。談空求理又非眞。

心○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虛靈妙用由斯出。故主吾身統性情。

情○謂之情者無他思。只是吾心初動機。又把動時分析出。人當隨發察其幾。

意○意乃情專所主時。志之所向定於斯。要須總驗心情意。一發而俱性在茲。

道○如何率性名爲道。隨事如由大路行。欲說道中條理具。又將理字別其名。

中庸○過兼不及總非中。離卻平常不是庸。庸字莫將容易看。只斯爲道用無窮。

太極圖○性蔽其源學失眞。異端投隙害彌深。推原氣稟由無極。只此一圖傳聖心。

先天圖○不待安排自整齊。只緣太極本如斯。試將萬事依圖看。先後乘除可理推。　乾坤復姤互推移。動靜之間起至微。終日斂襟看不足。其中圓處是眞機。

學○軻死如何道乏人。緣知學字不分明。先除功利虛無習。盡把聖言身上行。

困學○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困學工夫豈易成。斯

名獨恐是虛稱。傍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

體用○體用如何是一源。用猶枝葉體猶根。當於發處原其本。體立於斯用乃存。

西銘○人因形異種私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說下。盡將父母屬乾坤。

仁○心無私滓與天同。物我乾坤一本中。隨分而施無不愛。方知仁體合言公。義兼禮智由仁出。接物當先主在仁。方有四端隨用發。譬之四序始於春。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居敬○大哉程子明居敬。千聖同符入德門。試把功夫橫豎看。總來不出欲斯存。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殷勤夫子明斯意。約禮之時已在中。

靜○心惟動與靜相乘。當靜之時乃動源。所以功夫先要靜。動而無靜體難全。莫專靠靜偏於靜。須是深加格物功。事到理明隨理去。動常有靜在其中。

致此○此心原自有知存。氣蔽其明物又昏。漸漸剔開昏與蔽。一時俱透理窮源。

克己○本體元來只是公。自將私意混其中。雖顏造聖無他事。惟在能加克己功。莫道公私未判然。自憂一日用功難。便隨明處猛分擺。志在希顏即是顏。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戒謹恐懼○防慾當施禦寇功。及於未至立崇墉。常求四者無他法。依舊同歸主敬中。

求放心○不察予心重似雞。更兼放處只緣私。纔知用理維持際。不待追求便在茲。
下學上達○學在事時斯是理。盍於事上每尋思。但令下學功夫到。上達之機便自知。
夜氣○理則無形氣是乘。氣隨夜息理斯存。息時無感猶當驗。晝不能清夜亦昏。
體認○雖云道本無形象。形象原因體認生。試驗操存功熟後。隱然常覺在中明。
喚醒○爲學常思喚此心。喚之能熟物難昏。纔昏自覺中如失。猛省猛求明則存。
爲人○辛勤盡作求聞計。沽得過情聲譽來。自外而觀爲可喜。此心已失實堪哀。
三省○曾子尚憂三者失。自言日致省身功。如何後學不深察。便欲傳心一唯中。　用功事上實根源。三
省眞傳入道門。理卽是心隨事顯。事能盡理始心存。
十五志學○工夫一進十年期。斷自聖言當致思。豈不欲人躋聖速。只緣科級蓋如斯。
小學○灑掃庭堂職是供。步趨唯諾飾儀容。是中有理今休問。敬謹端詳體立功。
存心○功夫但欲存心爾。底事存心條緒多。直使聖賢更剖析。只緣私意費消磨。
養性○性初不假增加力。養字原非別用功。只要關防幷省察。莫要私意害其中。
心之官則思。○一身胡亂此心微。只爲能思擇所爲。底事虛靈成暗塞。獨於物欲用其思。
莫知其鄉○此心活動元無定。或出他鄉入此鄉。猛省不知誰是主。只因操舍有存亡。　存以公兮亡以
私。存亡倏忽動時機。莫教事過方纔省。辨析須嚴念慮微。

人心道心○自從載籍傳流後此是論心第一條剖析精明爲訓切如何心學尙寥寥　因形與理別言心其實隨形有理存纔與理違形獨用便爲物欲理皆昏　莫道惟危便爲惡只緣衆欲起於形常須急把理來救亦要少從危處行

知天命○假借立言雖似是知非我出枉勞功苟從立志循而得方信眞知味不同

故者以利爲本○論性無非日用間何須虛誕與深艱昭昭萬事皆其理只是功夫欲順難

參前倚衡○理隨心見不曾離苟有斯心便在茲果似有形君信否用心熟後自能知

汝上○仕非其地甯無仕此事還他德行人彼以勢邀吾自逝丈夫無欲氣常伸

山徑之蹊○苟能用力可充徹一息昏忘功便虧老矣方知深自警幾番茅塞徑之蹊

不能使人巧○學求入處須師授此外難爲盡靠師但向行時無息處進前曲折自能知

觀瀾○眇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具此中每向狂瀾觀不足正如有本出無窮

良知○孩提自幼良知發此日心蒙尙未開既壯蒙開趨物欲良心反喪亦哀哉

動心忍性○不當拂處常逢拂不合空時亦至空處順不如常處逆動心忍性始成功　困窮拂動雖天意如舜何須增不能上知雖明事之理也須親到事中行

芻豢悅口○食中有味知斯悅知是能加咀嚼功行處心安思處得餘甘常溢齒牙中

先難○爲學須教效自形但專一意使功深哀哉狹隘頻求效仰止仁人後獲心

謹獨○爲學無功由間斷。其如間斷費關防。方知謹獨功誠切。多是此時心易忘。

鳶飛魚躍○此理充盈宇宙間。下窮魚躍上飛鳶。飛斯在上躍斯下。神化孰尸本自然。盍將此意反而觀。試將事上深加察。纔著些私便不安。

勿忘勿助長○忘則無功助則私。不忘不助正斯時。是中體段須當察。便是鳶飛魚躍機。

樂在其中○夫子亦將貧對樂。只因人苦處貧難。苟非天理能攘敵。只向私心重處安。

不改其樂○己私既克本心存。到處逢源與理行。不待有心求樂道。此心之樂自然生。

逝者如斯○如何物卻能形道。只爲皆存理一端。偶感斯川存動理。故言逝者可同觀。

岷源萬古只如斯。東注曾無間斷時。後學不因川上嘆。安行體用亦難窺。

牛山○此心此理自天根。不待栽培觸處生。只要關防人欲伐。更須著意察滋萌。

任重○氣無強弱志爲先。努力便行休放肩。捱得一番難境界。便添脊骨一番堅。

萬物皆備於我○萬物當須以理觀。不離太極是其源。故須萬類皆我具。只爲中心太極存。

難言○難言非謂不容言。謂狀其中體段難。須是養成天地塞。卻將正直反而觀。

四十五十無聞○聖人接物本於仁。罕以深言拒絕人。不足畏辭嚴且截。急將此意省吾身。

九思○人之進學在於思。思則能知是與非。但得用心純熟後。自然發處有思隨。

辭達而已○方識聖門辭達旨。作文之法在其中。但將正意由辭出。此外徒勞苦用功。

因辭可以驗人

心心地開明辭必明試把正人文字看何嘗巧滯與艱深
君子去仁○誰云貧賤人難處只爲重輕權倒持釣渭耕莘皆往轍聖賢不法我何歸
就有道而正○差以毫釐大亂眞苟差就正墮終身不惟枉費窮年力反作滔天禍世人
出門如見大賓○竦然敬立體斯存容貌常如見大賓此是聖門持守法必須心在可爲仁
必有鄰○德者人心之所同苟能有德類斯從不須閉戶嗟寥落但立誠心自用功
曾點○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清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浴沂○只就吾身分上思相呼童子浴沂歸更無一點閒思想正是助忘俱勿時
言志○莫道車裘事亦輕仲由勇義乃能行欲知共敝爲難易試把車裘驗世情
斐然成章○學須隨器有成形方可裁中設準繩假借變移無定止縱逢大匠亦何成
安仁利仁○語利猶能安則難且從利做莫空安懸知等級無他義去盡私心只一般
一貫○一貫明言忠與恕教人之意已昭然當於用處求其一愼勿懸空想聖賢
卓爾○顏淵不日趨於化此境甯容末學知細誦師言強思索獨於博約語無疑
聞知○見固能知聞亦知雖聞如與見同時只緣一本元無二千聖已亡心在茲
絕四○在人四者要皆無絕盡聖心天與俱敢爾單提希聖術力除私欲是功夫
莫我知也夫○心卽是天天卽理無行不與理相隨故言惟有天知我天豈眞如人有知　天怨人尤兩

不形。欿然下學是功程。了無可使人知處。盡日相酬理與心。　聖心端似涉修蹊。俛首無言但疾馳。學者須常存此意。自能遏絕爲人私。

予欲無言○玅道皆形日用間。卽斯可見不須言。試將天象明人事。希聖功夫萬古存。

吾無隱乎爾○聖道雖云玅莫窺。初非恍惚與希夷。分明說在吾行處。後學無於行外思。

化○春冰融盡絕澌微。徹底冰壺燭萬幾。靜對春風感形化。聖心體段蓋如斯。　從心所欲皆天理。具體顏淵罷不能。所謂不思幷不勉。舜由仁義卽非行。

吾知免夫○常懷四體昊天恩。自是冰淵恐懼深。一息尙存憂未免。死而後已卽斯心。

博約○事來身向禮中行。事過將心去學文。局定更無他罅隙。得斯二者老吾身。

事天○皇天命理以爲人。理有存亡繫我心。存養上還天所賦。終身履薄以臨深。

偶題○門外靑山翠紫堆。幅巾終日面崔嵬。只看雲斷成飛雨。不知雲從底處來。　擘開蒼峽吼奔雷。萬斛飛泉湧出來。斷梗枯槎無泊處。一川寒碧自縈回。　步隨流水覓溪源。行到源頭卻惘然。始悟眞源行不到。倚笻隨處弄潺湲。

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淸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仁○天地本來生物心。先儒特指此爲仁。五行運轉功歸木。四序周流氣屬春。一膜不通身且瘁。寸私未

去道非純。有能克己功夫到。腔子中間惻隱眞。

義○理有當爲在必爲。事皆審處得其宜。富非以道窮甯忍。身可成仁死莫辭。取予截然分界限。是非斷不謬毫釐。要知此道觀元化。天地嚴凝肅殺時。

輕○天澤初分禮已基。三千三百持其儀。分由父子君臣定。恭豈聲音笑貌爲。理在人心陰有節。民知天則犯無思。聖門問目皆根底。四勿當先克己私。

智○察慧爲明類管窺。此惟公是與公非。事行無事惡乎鑿。知極先知覺自微。明德功夫由格物。窮神造化可研幾。始條理至終條理。入聖優於聖域歸。

信○有諸己者若爲名。道在參前與倚衡。充是四端非外鑠。確然一理與俱生。五行主以中央土。萬善歸於此意誠。實理流通該造化。天何言處四時行。

誠○實理根源帝降衷。渾然太極具胸中。不思不勉聖而化。則著則形天者融。一性毫釐無矯揉。兩間化育妙流通。學知未造斯誠地。主一功夫要擴充。

心○虛靈知覺本無私。物誘其間易轉移。理義擴充無限量。賢愚異向只毫釐。精神收斂歸方寸。功用彌綸極兩儀。一念少差微亦顯。誰云暗室可容欺。此身有物宰其中。虛徹靈臺萬境融。斂自至微充則大。寂然不動感而通。五官本以思爲主。一竅須防慾外攻。不睹不聞穹壤隔。盍於謹獨上加功。

敬○進德功夫那處尋。常惺惺地主吾心。精神收斂天常在。氣象森嚴帝實臨。文若在宮先致肅。堯雖至

聖尙能欽帝王心法皆由此學者須還用力深
性○此性凝於二五精、天之命我本來純只因氣質分淸濁遂使賢愚有等倫誠則踐形非用力學能克
己始爲仁盡人盡物皆吾事本本元元祇一眞
情○未發之時皆是性動而感物乃爲情欲如可欲仁非遠思或妄思邪易生萬想不搖心正大四端旣
發善流行隄防意馬如防寇謹獨功夫要講明
氣○二五之精判混元厥初本體自純全配乎是道生乎義牲則皆人養則天平旦淸明常不撓兩儀充
塞浩無邊死生禍福誰能攝聽命於心卽聖賢
志○方寸中間徹兩儀規模全在立心時希賢希聖惟吾適行帝行王視所之有則竟成功易集懦而無
立事難爲始焉趨向尤當辨舜蹠其徒易背馳
命○賦予皆原造化功胡爲定分杳難窮性根於我元無異氣稟之天有不同道在何須言壽夭身修只
合任窮通聖賢順受無非正義在當爲命在中
思○方寸中間貫兩儀五官五事本乎思憧憧合謹朋從戒覃覃無忘內省時理欲兩端分界限聖狂異
向只毫釐思誠若達何思地不問生知與學知
意○萬事皆從有意生念頭纔起是根萌聖能毋我先應絕學欲正心須自誠百慮經營行此志一機感
發屬乎情濂溪不去窗前草此意分明養得成

樂○紛華掃退性吾情外樂何如內樂眞禮義悅心衷有得窮通安分道常伸曲肱自得宣尼趣陋巷何嫌顏子貧此意相關禽對語濂溪庭草一般春

憂○富貴何須內外求樂天知命本無憂事關職分思無曠德在吾身患不修流涕賈生深漢慮攢眉杜老爲唐愁困心衡慮終無益療病還須藥必瘳

剛○鐵壁金城硬脊梁夜流劍氣凜寒芒三軍莫奪匹夫志九殞難摧壯士腸毅若參乎宜有勇慾如棖也豈爲剛要須集義功夫到血氣何如志氣強

柔○温和如玉盎如春義理薰蒸淑此身粹德常存鄉善士嘉猷巽入國良臣但推寬厚慈祥意肯作脂韋輭媚人張禹孔光何等習巧言令色鮮其仁

中○正體原從不倚生亭亭當當理分明帝王相授皆惟一夫婦雖愚可與行載在義經推二五寓諸麟史即權衡果能此道經斯世天地中間掌樣平

權○事物秤量易一偏權爲善用乃爲權一心酬酢中常主萬變縱橫理自然不是反經求合道要非膠柱可調弦若將變化參乾道正氣流行四序遷

幾○萬事根源肇自微當知微者著之幾安危理勢乘除頃禍福機緘倚伏時智者未形先預料常情已著鮮能知毫芒善利尤當辨舜跖其徒易背馳

道○一太極中涵性分六君子者得心傳無形超出流行表不物來從有物先龍負龜呈開妙蘊鳶飛魚

躍會眞筌。經綸一息無斯道。圓蓋方輿特塊然。

德○此德根於此性眞。四端萬善足吾身。出甯似舜天之合。懋敬如湯日又新。細行不矜珪有玷。寸私無累玉其純。雲行雨施乾元普。宇宙中間物物春。

四德○天德胚胎自渾淪。乾分四者可名言。元工肇始斯仁普。亨道爲通庶類蕃。利則有華皆就實。貞而無物不歸根。流行四序周而始。試貫其中是本源。

四端○四者本無端可窺。一機感發善隨之。欲知本體胚胎處。著在良心發現時。情動始能覘朕兆。性初元自有根基。火燃泉達充而廣。此理生生無盡機。

格物○一物中間一理存。欲窮是理見須眞。川流不息應知道。穀種能生始驗仁。製錦可觀爲邑者。斲輪能悟讀書人。此身有物先須格。萬物從來備我身。

踐形○肖貌均之造化功。聖惟和順積諸躬。聲而爲律身爲度。目自能明耳自聰。但見從容時中道。何須蹈履上加功。物皆各盡天然則。一理純乎四體充。

皇極○以極爲中義未安。示民標準有相關。萬殊本本元元地。一理亭亭當當間。棟木在中羣木拱。辰星居所衆星環。九章統會歸諸五。千古箕疇彝訓頒。

忠恕○內不自欺忠是體。推而及物恕行焉。人能勉此幾於道。聖則純乎動以天。探本窮源誠是主。視人猶己理同然。聖門一貫知誰會。獨自參乎得正傳。

中和○喜怒未形中固在。發而中節乃爲和。粹然本自性情出。舍此其如禮樂何。正若固喬淪矯亢。柔如光禹失依阿。不偏不倚中庸訓。理學功夫要琢磨。

陰陽○形而下者謂之器。天道無陰不使陽。動則羣陰俱發育。靜而萬物盡歸藏。雷力伏處潛萌地。冰欲堅時自履霜。但使陽明勝陰濁。此身先自要平章。

變化○流行造化杳難窺。物有推移道不移。草木春花秋實際。獸禽孳尾氂毛時。太虛瞬息陰晴雨。浮世駸尋壯老衰。本體尙存形迹異。化焉形迹亦無之。

夜氣○時當嚮晦寂無營。是氣分明養得成。收斂精神安夢寐。流行旦晝亦清明。五官泰定邪難入。一室中虛善自生。存得滿腔天理在。從他鼻息響雷鳴。

謹獨○一念根萌自隱微。外無形迹可容窺。迹雖未動機先動。人不能知我自知。顏燭夜燃防慾縱。震金暮斥畏天欺。豈知爲學求諸內。不但幽居暗室時。

聖○胸中何慮亦何思。妙在從容中道時。自是性之非力強。純乎天者豈人爲。一私不累大而化。萬境俱融生則知。孰謂神明難遽造。惟狂克念聖之基。

神○聖固非人可得爲。至神尤更杳難知。心功默與天同運。道化全無迹可窺。陰闔陽開機孰使。風飛雷厲令如馳。無方無體純乎易。禍福昭昭未判時。

人心○不是人心與道違。先儒特謂此心危。氣成形後有知識。物誘吾前易轉移。理欲兩端分界限。聖狂

一念判毫釐。若人無有天戕者。物則依然具秉彝。

道心〇方寸中存無極眞。纖毫物慾外難侵。至精至粹純乎理。無智無愚有是心。誠實本來消衆妄。陽明原自絕羣陰。帝王精一相傳法。獨向危微妙處尋。

明明德〇一眞洞洞在中扃。人不生知必學成。克去己私無晦蝕。還他本體自光明。蕩除泥滓泉斯潔。拂拭塵埃鏡乃清。性分本來非外得。斯明原自內中生。

止至善〇邱隅黃鳥詠綿蠻。止道光明體艮山。物與俱生皆有得。德雖至大不踰閑。敬仁盡乃君臣分。慈孝嚴於父子間。知止乃能安汝止。明誠學力本相關。

君道〇制世非徒勢位尊。克艱厥后止於仁。九經統會先修己。萬化綱維在得人。政出中書權在我。利捐內帑富藏民。大公至正無私昵。宇宙中間物物春。

相道〇金鼎調元贊化工。此心端合與天同。宗祊大計韓忠獻。遐邇清名司馬公。造化無私參衆論。格君有道竭精忠。綴衣趣馬皆吾屬。不問宮中與府中。

師道〇瞶瞶誰開一性眞。要將斯道覺斯民。明如虞舜先敷教。聖若宣尼善誘人。夜立伊川門外雪。風生明道坐中春。帝王亦有師承益。廣廈羣儒日日新。

吏道〇仕非其義仕奚爲。一命當懷及物思。清白居官皆可紀。忠勤蒞職敢求知。理財有道唐劉晏。用法持平漢釋之。硬著脚跟行實地。班資何必計崇卑。

求放心○放渠雞犬欲求難。內省何須用力艱。出入不踰方寸地。操存尤只片時間。當知本體皎然在。不是良心去復還。人患弗思思則得。可容旦旦伐牛山。

絜矩○物我由來總一般。四方八面要平看。己如欲立人俱立。民既相安我始安。異體莫如同體視。彼心當卽此心觀。有能強恕功夫到。不信推行是道難。

干祿○顓孫爲學太匆匆。便欲邀求祿位窮。不想利名中著意。盍於言行上加功。常將闕處思危殆。每把其餘愼始終。寡悔寡尤牢記取。自然有祿在其中。

日用自警。示平父。○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眞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奉答景仁贈別之句○古人一去心不傳。舉心誰復知其天。奔趨嗜欲名利境。浩蕩勢若飄風旋。嗟予慨此其已久。矧復痼疾霾雲煙。禪關夜扣手剝啄。丹經晝誦心精專。十年齊楚得失裏。醉醒夢覺今超然。迷心昧性哂竺學。貪生惜死悲方仙。如何懶惰行不力。日月逝矣羲和鞭。祇今已自遠元象。羨子正似方來川。何憂功名與事業。但要溥博而淵泉。不見君家鼻祖開聖學。照耀令古書三篇。六經說命篇始有學字。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似向追蠶看蟲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遽秦谷隨飛煙。終然世累若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思鵠至。兩手欲救驚頭然。書空且復罷咄咄。屢舞豈暇陪仙仙。兩年罷詩止酒故云。功名況乃身外事。我馬肆兀甘

回鞭解頤果值得水井傳謂詩鑒古亦會朝宗川目謂綱兩公知我不罪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語閑日共賦春容篇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朱子學歸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輯者 鄭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陳敬衡）